

江南馀载 南唐 佚名

●卷上

升元初，烈祖南郊。是日司天奏日延三刻。（按江南野史作月延三刻此作日未识孰是）

《天官书》“太乙紫宫尚紫”。故南郊坛墀皆取其色。江南用五色，此五帝坛耳，礼官失之。

江南文臣，烈祖时唯称杨彦伯、高弼、孙晟、李匡明、龚凛、萧俨、成幼文、贾泽（泽及事玄宗）。玄宗时江文蔚、王仲连、李贻业、游简言、汤悦、高越（越及事后主）、张义方、张纬、钟谔、李克明、张易、赵宣辅（宣辅及事后主）、陈继善。后主时徐铉、徐锴、韩熙载、王克贞、张洎、张颖、张佖、杨泽、朱铤、乔舜、潘文佑、汤灏、杨滂、郭昭度、孙举、伍乔、孟拱辰、冯溢、李平、张绍、贾球、顾彝。烈祖夜坐南熏阁，召见道士王栖霞问：“何术可致太平？”栖霞对曰：“治身治心乃治家国之本。今陛下饥嗔饱喜尚不能节，何以福及苍生？”是时玄宗母宋后在帘中，听之叹为至语，赐以金帛，栖霞皆不受。所居玄真观西北陂泽中有高树，栖霞尝于其上焚拜奏章。烈祖欲为之建坛，栖霞曰：“建国之初，经用不足，不宜营此间务。”

烈祖尝以中秋夜玩月延宾亭，宋齐丘等皆会。时御史大夫李主明面东而坐，烈祖戏之曰：“偏照陇西。”主明应声对曰：“出自东海。”皆以帝之姓为讽也。

烈祖为政事仆射时，遣人聘越，问：“识罗给事否。”曰：“不识，亦未闻名。”越人曰：“四海知有罗江东尔，独拙于用乎？”对曰：“金榜上无名，所以不知也。”

王慎辞北使时，烈祖授以论答事语百余条，皆机务之要。严可求览之，请益一事，曰：“若问黑云长剑多少，即对以来时五十指挥皆在都下，柴再用不得赴镇也。”慎辞至汴京果首问。是时方议南征，闻慎辞所对，遂罢兵。

玄宗初，冯延鲁自水部员外郎为中书舍人。李建勋叹曰：“爵禄所以馭士，今四郊未靖，而延鲁以一言称旨，辄骤迁之。若后有立大功者，当以何官赏之。（按陆游《南唐书》延鲁本传亦载此，乃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之言。此作李建勋，疑误。）

玄宗尝语散骑常侍王仲连云：“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众多。”仲连对曰：“老子出亳州真源，仲尼出兖州曲阜。然则亦不少矣。”上有愧色。

后主末年，洪州有妇人万氏善言祸福，远近谓之万仙童。江正臣谓时人曰：“此所谓国将亡，听于神者也。”未几而曹彬渡江。

张宪为监察御史，后主既纳周后颇留心于声乐。宪上疏言：“闻有诏以户

部侍郎孟拱宸宅与教坊使袁承进居止。昔高祖欲以舞人为散骑常侍，举朝非笑，今承进教坊使耳，以侍郎宅居之亦近之矣。”后主批答：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。”

开宝中，鄂国公从谦使梁，以水部员外郎查元方副之。既至，而卢多逊为馆伴使，与元方对弈，忽谓元方曰：“江南毕竟如何？”元方衿衽对曰：“江南事天朝二十余年，君臣礼分极矣，复以如何为问耶？”多逊为之愧，谢因曰：“勿谓江南无人。”

曹翰屠江州，噍类无所纵。而义门陈氏昆弟七人散处城中，事定皆还，无所损。人以为孝义之感。

建州既平，俘虏人口稍多。宰相李建勋请官出钱赎之，还本土。东闽赖之。

徐铉在徐州，治官舍得宿藏钱数百千。铉耻而不取，乃复瘞之。后铉家老奴潜往发之，阒无所睹。

保大中，太平府聂氏女年十三岁，母为虎攫去。女持刀跳登虎背，连斫其颈。虎奋跳不脱，遂斫虎死。乃还家葬母尸。

严续在江州，有奴忤意，续策逐之。州有柏林多虎，奴请杀之。辄持梃往击虎母并数子皆歼焉。或言潭有蛟，奴解衣下浴，蛟来绕之，乃急拽登岸。烹而食之，谓人曰：“吾勇无敌，恨不见用于时耳。”

徐铉言：铜陵县尉某懦不能事，嗜酒善狂尝。与同官会饮江上。忽见贼艘鸣鼓弄兵沿流而下，尉乘醉仗剑驱市人而袭之。贼皆就缚焉。事闻后主，嘉之，赐以章服，除本县令，此因酒而幸成也。

钱氏科敛苛惨，民欠升斗必至徒刑。汤悦、徐铉尝使焉，云：“夜半闻声若獐鹿号叫，及晓问之，乃县司催科耳。其民多裸行，或以篾竹系腰。”

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，百姓苦之。入觐侍宴，伶人戏作绿衣。大面若鬼神者。傍一人问：“谁何？”对曰：“我宣州土地神也，吾主入觐，和地皮掘来，故得至此。”

张崇帅，庐州人苦其不法，因其入觐，相谓曰：“渠伊必不复来矣。”崇闻之，计口征“渠伊钱”。明年又入觐，州人不敢交语，唯道路相目，捋须为庆而已。崇归又征捋须钱。其在建康，伶人戏为死获谴者云：“当作水族去阴司。”遂判曰：“焦湖百里一任作獭。”

姚凤为内辖使，奢僭。尝因病思鹿血羹，辄杀北苑长生鹿食之。

宋齐丘好交术士，得罪之日，出入其门者盖八百人。

翰林学士江文蔚侍宴，醉而无礼。明日拜表谢罪，上命赐衣一袭以慰之。

玄宗宴于别殿，宋齐丘已下皆会。酒酣出内宫声乐以佐欢。齐丘醉狂手抚

内人于上前，众为之悚栗，而上殊不介意，尽兴而罢。明日上于卧帷中索纸笔赐慰，齐丘乃自安。

游简言为中书侍郎兼领铨选，差择清峭。有邵唐者试判不入等，上疏言：简言父恭尝为鄂帅杜洪记室，洪与朱梁结连，恭预其谋，简言乃逆臣之子，不宜列于清近。上怒其诽谤，诏决杖配流饶州。

冯延己自元帅府掌书记为中书侍郎登相位。时论少之。延鲁之败，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请黜延己，上曰：“相从二十年宾客故寮，独此人在中书，亦何足怪。云龙风虎自古有之，且厚于旧人，则于斯人亦不得薄矣。”

杨守忠授武昌节度使，宣麻日有秃当正衙立，班退乃去，未几而守忠卒。

开宝中，尝一夕有秃自西北来，成群翳天，自初更至中夜方尽。

赵宣辅者，中原人。仕于江南，官省郎，颇有时名，重阳日与两浙诸公登高于北山，诵杜甫诗以劝酒，至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，醉把茱萸仔细看”，潸然泪下，坐客异之。未几宣辅卒。

刘奂自言生时五星虽在吉地，然俱隐不见，吾必不得为权势官矣。后奂官终起居舍人。

姚端年十八状元及第，宰相游简言以女妻之，未几疾终，时人谓之女杀状元。

高越为书生，游河朔。有牧伯欲妻之，为《鹤子诗》而去。诗曰：“毛骨英灵志性奇，摩云专待整毛衣。虞人莫便张罗网，未肯平原浅草飞。”越后为查氏婿。

江梦孙夜梦直木生于庭，诘朝。其妻产男，遂名直木。幼聪睿，后官至刑部员外郎。

张洎云：尝至信州龙虎山，值乡民产子者手执金如意一枚而生，此子后为道士，不知所之。

张洎与钱若水夜直，太宗开滋福殿召二人草制，词加李昉左仆射班。洎辄前数唐以来十余名相皆有德望，镇服天下。故自右加左，今以此待昉，非公议。所允若水欲进解之，洎当帝前以笏排若水。曰：“陛下熟知矣。”明日，洎进制草有云“黄枢重地难委于具臣，苍昊景灵惧罹于大谴。”太宗竟从洎意，防止右仆射归班。（按此条载李昉加左仆射，系宋太宗太平兴国时事，与江南无涉。或因张洎而及之。洎仕南唐为清辉殿学士，江南平，归宋拜太子中允）保大末，太弟恳乞就藩，燕王宏冀为皇太子，以令旨榜子逼逐昭庆宫僚，太弟始自镇国门上马就道，论者知太子之不永焉（按玄宗十六年三月改元交泰，立宏冀为太子。是年五月，即奉周显德，年号，明年九月太子宏冀卒）。

徐锴以屯田郎中知制诰，久次当迁中书舍人，而宰相游简言每抑之。锴遂

诣简言。简言从容曰：“以君子才地何止舍人，但兄弟并居清要物忌太甚。请少缓之。使众称淹恤，进固未晚。”锴颇怏怏，简言徐出妓佐酒，叠唱歌辞皆锴所制锴，乃大喜起谢，归以告兄铉。铉曰：“汝乃为数阕歌换中书舍人耶？”

赵叟者，自保大之初至于开宝之季，尝为贡院门子，每岁发榜之后，或去或留率庆慰之，若出于叟手。然进士何蒙赠叟诗曰：“桂枝输却正凄然，又被莺声聒昼眠。唯有赵翁知仔细，相传好语待来年。”

开宝初，举子齐愈及第，缀行至白门，忽于马上大笑不已，遂坠。馭者扶策良久乃苏，盖其喜成名如此。

赵绮困于场屋，将自三山北渡以归梁京，为逻者所得，遂下廷尉，从狱中上书曰：“初至江干觉天网之难漏，及归棘寺知狱吏之可尊。”后主览之，批其末曰：“陵虽孤恩，汉亦负德。”乃释其罪，明年绮状元及第。

贾覃自言应举时从禽于鄂杜，忽于村店遇大僚避雨者，窃访之，乃主司杨侍郎涉。当时匆遽，不暇脱韦袴衣襴，褰卷投贖，杨公称叹再三，覃自以为必入等矣，及榜出则无名。有私于杨公者，公曰：“覃好事业，但不脱衣袴，故为累耳。”

国中有称冤者多立于御桥下，谓之拜桥，甚者操长钉携鉅斧而钉脚。又有阑入于殿庭者谓之拜殿。后主时，进士曾顛、谢泌皆南省下第，而顛钉脚泌拜殿以称冤，士风于此扫地。

陈致尧雍熟于开元礼，官太常博士。国之大礼皆折衷焉。与韩熙载最善。家无担石之储，然妾妓至数百。暇奏霓裳羽衣之声，颇以帷簿取讥于时。二人左降者数矣。熙载诗“陈郎不着世儒衫，也好嬉游日笑谈，幸有葛巾与藜杖，从呼宫观老都监。”其厅中置大铃，大署其旁曰：“无钱雇仆，客至请挽之。”

高镐有通天犀带，业毅有歌人，皆当时无比者。尝请博戏之，满座屏气，镐掷大胜。镐命歌人引满一曲以辞旧主，歌罢遂携以归。

柴再用按家乐于后园，有从人窃窥于门隙者，再用遇之，召至园中，使观焉。曰：“恐隙风伤尔眸子。”

孙晟初事秦王从荣，从荣败，晟渔服，亡命至贞阳。未及渡，追骑奄至，晟不顾，坐淮岸扞敝衣啮虱，追者舍去，乃渡淮。至寿春，节度使刘金延与语，晟阳暗不对，授馆累日。忽谒汉淮南王庙。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，悉闻其所祷，乃送诣金陵。时烈祖辅吴，喜其文辞，遂与禅代秘计。

## ●卷下

德明宫本南唐烈祖之旧宅，在后苑之北，即景阳台之故址。有太湖石特奇

异，非数十人不能运致，即陈后主之假山遗址。其下有井，石栏有铭，字迹隐隐犹在。

后苑有宫髻石，世传张佑旧物，上有“杜紫微杭州刻字柏寄”之迹，佑以其形若宫髻，故名之云。佑平生癖好太湖石，故三吴牧伯多以为赠焉。

玄宗罢朝，多御延英殿听公卿奏事。因即其处为阁甚壮，有司请置额名，上以生月在孟春御，题为千春阁。

朝元门三桥龙跃，镇国、天津、二曲尺、跨水覆屋，旧制文武大臣带平章事者，许乘马行过镇国、天津二桥，百官皆就二曲尺下马。

玄宗迁都洪州，过芜湖江口水寿禅院，亲射偃盖松东南枝，遂枯死。至今御箭仍在。

让皇在泰州赋诗曰：“江南江北旧家乡，二十年前梦一场。吴苑宫闱今冷落，广陵台榭亦荒凉。烟凝远岫愁千叠，雨滴孤舟泪万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回首细思量。”

烈祖为尚书左仆射，年甫三十。自以居揖让之际，非老旧无以临众，乃服白发药，一夕皓然。

让皇在泰州数年，每有嗣息及五岁，必有中使至，赐品官章服，然即日告卒。

苏洪规筑扬州城，古冢中得石铭，其文曰：“日为箭兮月为弓，射四时兮何曾穷。但见天将明月在，不觉人随流水空。南山石兮高穹窿，夫人墓兮在其中。猿啼鸟叫烟，千年万年松柏风。”

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，元素为雅言：温韬乱时，元素随之，多发关中陵墓，尝入昭陵，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，两厢皆置石榻，有金匣五，藏钟王墨迹，兰亭亦在其中。嗣是散落人间，不知归于何所。

宋齐丘出镇洪州，诏赐锦袍，烈祖亲为衣之。李建勋赠诗，有“一人看上马，双节引还乡”之句，时论荣之。冯延巳、李建勋拜相，张义方献诗曰：“两处沙堤同日筑，其如启沃藉良谋。民间有病谁开口，府下无人只点头。”

庄布访皮日休，不遇，因以书疏其短失，世颇传其文。日休子光邺尝为吴越王使，江南辄问江表何人近文最高，或对曰：“近世无闻，惟庄布赠皮日休书家藏一本。”光邺大惭。

保大五年元日，大雪。诏太弟以下会宴登楼赋诗。遣中使就李建勋第示之，建勋与中书舍人徐铉、勤政殿学士张义方皆和进呈，复召建勋、义方、铉入，夜艾乃散。铉为之叙，太弟使名士画为图障。（按玄宗《元日大雪登楼诗》云：“珠帘高卷莫轻遮，往往相逢隔岁华。春气昨宵飘律管，东风今日放梅花

。素姿好把芳姿掩，落势还同舞势斜。坐有宾朋尊有酒，可怜清味属侬家。  
” )

李夷邺者，前唐诸孙。嗜酒不羁。保大初，以宗室贤才拜正卿，累经左降，逾年辄复旧官。玄宗上巳开宴，夷邺不在召中，乃献诗曰：“偶忆昔年逢上巳，轻舟柳岸宴群臣。人间蹇薄时时叹，天上风光日日新。玉帛已来诸国瑞，瑶池固有万年春。赋诗饮酒平生事，肠断金门愿再亲。”上赐御札曰：“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。”

徐铉为人忠厚，不以位貌骄人。在海州时，蒯亮为录事参军，铉与往还如僚友。亮授代铉，以诗送之曰：“昔时闻有蒯先生，二十年来道不行。抵掌曾谈天下事，折腰犹忤俗人情。老还上国风光少，贫裹归装结束轻。迁客临流倍惆怅，晚风黄叶满孤城。”有印粲者献诗曰：“不将才业暂时夸，人仰声名遍海涯。月满朝衣听禁漏，更阑分直扫宫花。谏书未上先焚稿，御笔曾传立草麻。见说下朝无一事，小池栽苇学僧家。”

徐锴撰《义门陈氏书堂记》有“男女长幼以属会”之辞，既已授之，又密令写碑人自于末添一“食”字，或问其故，锴曰：“非食无以义聚，欲以此一字为陈氏子孙之诫耳。”

李建勋致仕，自称“钟山公”，诏授司徒不起。学士汤悦致状贺之，建勋以诗答曰：“司空犹不作，那敢作司徒。幸有山公号，如何不见呼。”

李建勋罢相，玄宗于西苑天全阁别置厅院待之，命右仆射孙晟同寓直焉。建勋进诗曰：“御苑赐房令待诏，此身殊胜到蓬瀛。禁中仙乐无时过，阶下常人不敢行。叠颖弄芳秋气落，丛柯耸翠露华清。天厨送食何功享，空咏康哉赞盛明。”

张洎、潘佑俱为忘形之交。其后俱为中书舍人，乃相持，佑之死也，洎盖有力。

韩熙载南迁上表略曰：“无横草之功可补于国，有滔天之过自累其身。老妻伏枕以呻吟，稚子环床而坐泣。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，一叶扁舟乘病身而前去。”上悯之，遂留不遣。

开宝中，张昭通判建州，奉敕至武夷山，清秋雨歇，闻云中仙乐自辰及酉不绝，大抵多竹声。昭故晓音律，审其曲有人间迎仙客云。

开宝末，长老法伦梦金陵兵火四起，有书生朗吟曰：“东上波流西上船，桃源未必有真仙。干戈满目家何在，寂寞空山闻杜鹃。”

秘书郎刁侃文安郡公（按文安郡公徐游，知诲子也。初名景游，避玄宗讳去景字）之爱婚姻连戚里，第宅萧洒。一日，侃弟妹于庭下忽见两人沿古槐而上，以瓦击中之，应手堕地，四肢虽具，长才二寸许，状如世所画夜叉，然瘞

之。是夕侃家堂室之间鬼怪无数，或见大手，或呈巨颡，如是者三夕余。设醮谢之犹不已也。是时周维简讲易于侃别院，独无变怪。于是尽徙焉。维简方说泰卦，倦而假寐，恍惚中见冠裳者数百人前揖，自言：“昔自南岳来，寄居古槐，岁月已久。今刁侃弟妹皆无道横害二子，悲叹不堪，适当索偿。既匿先生之舍，且先生方讲圣经，非某措手之时，愿闻谈义容解脱之矣。”维简惊觉，为之斋沐，旬日终篇，鬼怪乃绝。安陆人毛生善食毒蛇，以酒吞之。尝至洪州以弄蛇取食，积十余年。有卖薪者自鄱阳来，夜梦老父云：“为我寄一蛇与毛生可乎？”卖薪者许之，至洪州运薪将尽，有蛇蟠船中，枵触不动。因悟前梦，携以访毛生，毛生拨之，忽啗其乳，大叫仆地，食顷已烂，亦不知蛇所在。

金毅为御史判官，逮御史台主簿判覆刑司。岁余染疫，言见三囚荷校自陈罪不至死，而君误置于法。今得请于上帝，君本犹有三十余年在世，三人各折君十年，宜知之。明日毅卒。

秘书监欧阳遇判大理寺日，奏当潭阳县令余绍卿死罪，时论冤之。既而绍卿常见形相随，遇恶之，乃请告至庐山九天使者庙，下设黄篆斋醮，以净阴冥然。绍卿亦至席间，其夕遇为鬼神推掷殿下而毙。

宋齐丘至青阳，初命穴墙给食，俄又绝之，馁者数日。中使谓齐丘曰：“俟令公捐馆方供食耳。”以絮塞其口，遂卒。卒时有黑气起，直贯九华山。玄宗暮年禁中往往见齐丘、陈觉、李征古如生时，褰之不去，甚恶之。因议南幸，太子宏冀病，亦数见太弟为祟云。

杨怀义为侍卫时，方在围中，铛鼎忽自厨中成行而出，列于庭下。又半夜戈戟忽有声，火出炎炎者数夕。俄而败下狱。

贾诘善望气。罢节镇归阙时，舫舟江上忽见晚天气如鸾凤，须臾羽翼零落，色变为苍。诘叹曰：“此为我耳。”自是惨然不乐，及召对，果以忤旨谪授诸卫将军。

殷文圭为举子时，尝经大泽中，遇大雨震电，仆乘皆踣，文圭安详如不闻。及至逆旅，从者怪之。试视文圭两耳皆有泥封塞云，后为翰林学士。

魏羽肄业于白鹿洞，临赴举大醉卧百花峰下。稍醒，忽有鬼物十数辈环侍其侧，羽惊问之，对曰：“以公贵人，故奉守耳。”其后羽以昭文馆校书起家，过江至三司使工部侍郎。

开宝中，吉州城头有人面方三尺许，眈目多须，自旦至酉乃没。

开宝中，宋师至金陵，诏郑彦华以水军迎战于慈湖峡。是日重雾不解，八月十一日白虹贯日，咫尺不分。

范阳卢文进自云：“尝偕契丹入绝塞，射猎以给军食。一日昼晦，星象灿

然，众皆惧，捕得番人。曰：“吾国以为常也。”顷之，景复开朗。

江州有田妇采拾于野，忽为虎攫而踞之，妇向天大呼。虎举其掌，妇视其中有刺，因为拔之，虎乃舍妇而去。

玄宗时，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。

灵芝图言千岁蝙蝠色如雪，目如朱，集则倒悬。以其脑重故也。服此可以长生，后主时，有人获之，进上。上方事佛，禁杀戮。而不用，后不知所之。

唐末有御厨庖人随中使至江表，闻崔胤诛北司，遂漂浮不归。留事吴，至烈祖受禅，御膳宴饮皆赖之。有中朝之遗风。其食味有鹭鸶饼、天喜饼、驼蹄餠、云雾饼（按陆游《南唐书·杂艺列传》所载，尚有春分餠、蜜云饼、铛糟炙、珑璁餠、红头签、五色馄饨、子母馒头，而无云雾饼，附载于此）。后主笃信佛法，于宫中建永慕宫，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，钟山亦建精舍，御笔题为报慈道场。日供千僧，所费皆二宫玩用。

郑元素者温韬之甥，隐居庐山青牛谷，不交人事。玄宗召至都下，馆于徐铉家。及卒，铉令元素乡人龙敏瘞其尸于石子岗，临穴之际有七鹤盘旋空中，敏辄祷之一一拂棺盖。

许坚往来句曲庐阜之间，草装布囊，或卧于野，或和衣浴涧中，萧然不接人事，独笑独吟而已。其诗有云：“只应天上路，不为下方开。道既学不得，仙从何处来。”又题简寂观云：“常恨真风千载隐，洞天还得恣游遨。松楸古迹一坛静，鸾鹤不来青汉高。茅氏井寒丹亦化，玄宗碑断梦曾劳。分明有个长生路，不向红尘白二毛。”坚诗颇多，其语意类此。景德中无疾卒于金陵。岁余忽于洪州谒见兵部员外郎陈靖。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，发其墓，已尸解去。

魏进忠不知何许人，徐称其有飞炼之术。上闻于烈祖，俄擢为延英殿使，宠锡甚厚。诏以延英殿为飞炼所。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，广致妓乐，托结贵近，出入导从拟于王者，或赠人金帛动盈千百，士人多附之。经数年竟无状，遂配东海县。

周继诸者，鄱阳人。诣阙上书，累官至郎省，告免归乡，与名僧道士为云泉之交。玄宗召之，授以美官，坚辞不就。上嘉之，赐粟帛，又赐金鉏一柄，敕曰：“是朕苑中自种药者，今以赐卿，表卿高尚之节。”

蜀人陈曙者，王氏末年避地淮南，隐于蕲州山中。乡人祀神，曙不召亦必至。醉饱而后去，虽百神祠，曙能遍往也。其所居屋一间道书数卷而已。与蛇虎杂处而泰然无所忌。玄宗遣中书舍人高越赍束帛征之，三往不应。后移居鄂州，不知所终。越赠曙以诗，曙次韵答之云：“罢修儒业学修真，养拙藏愚四十春。到老不疏林里鹿，平生未识日边人。涧花发处千堆锦，岩雪铺时万树银



。多谢朝贤远相问，未闻鸡得凤为邻。”

僧谦明，嗜酒，好为诗。独居一室，每日铛中煮肉数斤，醇酒一壶，不俟烂熟，旋割旋饮，以此为常。尝中秋咏月云：“迢迢东海出，渐渐入云衢。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。”乘兴遂子夜鸣钟，烈祖闻之不罪也。召问其所求，对曰：“唯愿鹅生四脚鳖着两裙。”